

林語堂經典名著
林語堂 著 31

逃向自由城

金蘭文化出版社

林語堂經典名著 31
林語堂 著

逃向自由城

金蘭文化出版社

逃向自由城

林語堂編著

譯者	王玲玲
發行者	許素蘭
社長	張耀光
出版者	金蘭文化出版社
登記證	局版台業字0891號
印刷者	廣同印刷廠有限公司

總經理	文旺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地址	台北市農安街28之1號4F
電話	5946033-4
郵政劃撥	0789591~0「文旺圖書社」帳戶

中華民國75年4月出版

特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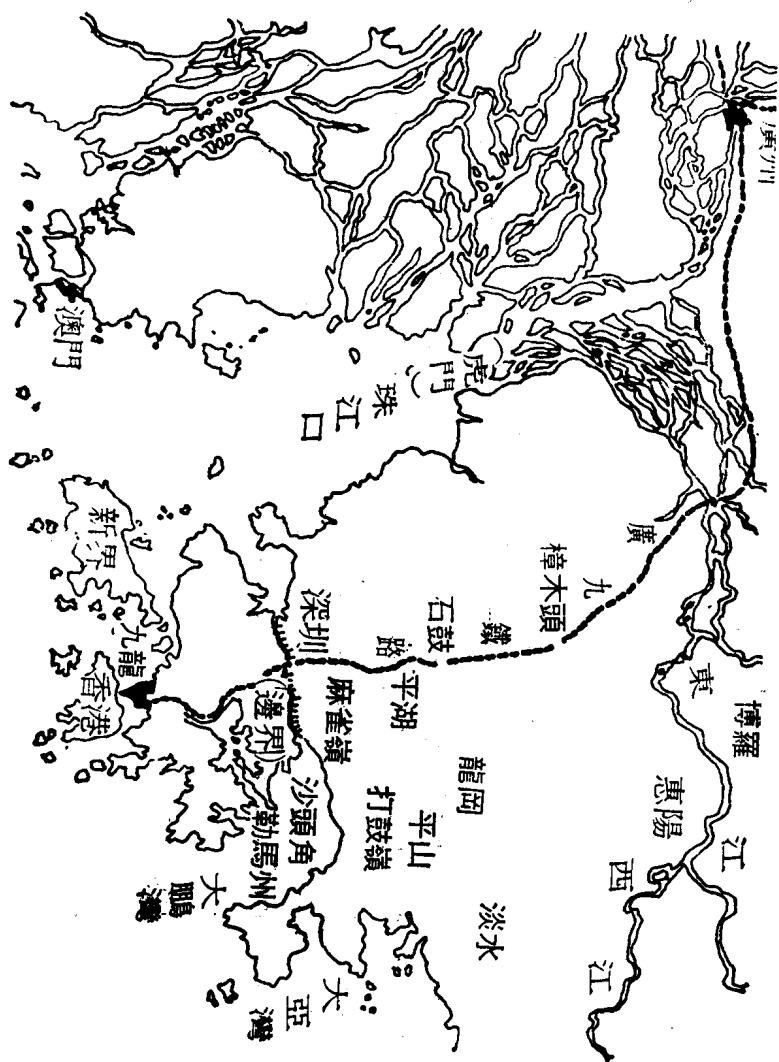
版權所有●翻印必究

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

前言

林語堂

這個故事，情節與人物是杜撰的，但是素材的背景却是真實的。我要感謝幾位受過高等教育
的逃亡者，他們現居香港，不過他們在本書中都沒有名字。與他們多次的晤談，使我對從中國大
陸逃亡的情況、路線、沿途的趣事，以及他們所用的技巧和經歷的危險，獲得了第一手的資料。
訪談中，最使我意料不到的一點，是他們逃亡途中的喜悅，他們幾乎像朝香客一樣，充滿了希望
和夢想，在朝聖的途中自有他們的樂趣。我還親自去過邊界，使這些資料得以添加補充。我到過
沙頭角和落馬州的邊緣地帶，還上過麻雀嶺，遠眺邊界的那一方。



第一章

赤色的東江憤怒的呼嘯着，滾滾洪流經惠陽直奔廣東省的珠江三角洲。時間是一九五九年九月的最後一個禮拜。

當時的惠陽，在過去幾個月裏，已連遭兩次劫難，先是六月裏的水災，然後是八月的歉收。三天以來，熱毒的太陽，狠狠地直晒着大地，天氣既潮且悶，豈得人透不過氣來。

除了廣州，廣東省境內最大的城就算是惠陽了，有二十五萬人。廣州在惠陽以西六十公里，有鐵路相銜接，還有一支線在樟木頭站與廣九鐵路相連。向南五十公里處，就是香港。

這天早晨的廣播宣佈說，惠陽地區的人民公社要在十月十五號以前成立。倔強的民衆安靜的接受了這個消息。不像去年六月的「大搶收」和博羅水壩的「大搶修」，人民公社勢必影響城裏每一個男女和小孩的生活。可是這是最高領導階層在廬山會議中的決策。最後的猶豫和懷疑已隨風而逝；去年土法鍊鋼的失敗，在中央領導階層所引起的不滿和異議也已銷聲匿跡。人民公社已在鄉村地區成立，現在要擴大到城裏來，這一制度將在年底之前完成。

「大躍進」已經開始了一年多。毫無疑問的，黨一定能够徹底實行。

惠陽安靜的就像管理得很好的動物園一樣；所有的活動就像蟻羣在蟻巢裏一般井然有序；人民勤奮工作一如工蜂；政府的權威是無可置疑的。

城裏靜悄悄的。你甚至可以聽到市場裏罐頭壓地的聲音。城裏不再像過去般的熙來攘往；男人如非必要絕不多開口；女人也不再歇下腳閒聊，在這種日子裏，沒有人再信任鄰居和朋友了。當然看不見的眼睛和耳朵，隨時隨地都在聽、在監視。

這種沈默的法則運用得很有效。你不是跟着大家一起吶喊，就是跟着大眾一塊兒沈默，於是一會兒吶喊，一會兒又沈默了。如果黨需要，這種吶喊可以轉變為歡迎或喝采的吼聲——或者控訴的怒吼——其機械化的程度猶如留聲機上的唱片一樣。這使人想起以前軍閥時期的開會議程：

一、貴賓入席。

二、輕聲頌揚。

三、主席介紹演講人。

四、鼓掌。

五、演講人演說。

六、熱烈的掌聲。

七、演講人下台。

八、持續不斷的鼓掌。

其中也許有些變化，但大體上，這個模式一點沒變，但是現在的程序多了一項不成文的規定

九、沈默回家。

這最後一條，「沈默回家」，並不是經常能徹底執行的。偶然，幾個人聚在江邊的大榕樹下，眺望着河對岸富庶的鄉村。那兒有荔枝園、橘子園、蔬菜園，還有些棕櫚樹和木瓜樹。遠處聳立的博羅山和六福山，俯臨着低窪的山谷。博羅山只在河下游約五公里處，聳立在河的北岸。

「我們的小拿破崙一定不會放過他們的。」

「昨天有兩個民兵在博羅被幹掉了。」

「聽說是被農民用草耙戳死的。可是廣播中始終沒提。」

「當然不會提。」

「好了，現在該輪到我們了。」

「如果黨說十月十五號，就一定是十月十五號。」

「我所關心的只是糧食。我們的口糧怎麼樣了？每個月三兩肉和四兩油！以後會增加呢還是

減少？」

「你這小資產階級！我所祈望的不過是一碗乾淨、衛生的米飯。爲了這碗飯，我做牛做馬都甘願，你不是這樣嗎？」

「你看這一片肥沃的河谷。所有的蔬菜、稻米、魚、蛋、和豬油都到那裏去了呢？」

「昨晚我家吵了一場。我的三個媳婦都領到了每年配給的布料。每個人有十八吋。我想三個人合起來有四呎多布可以好好利用。够替一個人做件短外衣。可是沒人肯放棄她那一份。」

「你有沒有看見上個月運來的成堆的鐵釘啊？」

「那是去年大鍊鋼剩下來副產品。」

「可是誰要拿釘子當飯哪？」

這些人都是惠陽的人民。所有的階級都廢除了。只剩下兩種階層：被統治者，是那些無產階級；統治者，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小資產階級。沒有所謂的資本主義者。在惠陽的統治階層中，最重要的人就是鄧平。

鄧平，外號「小拿破崙」，是當地的區委，長得矮小粗壯，只有五呎二吋高，即使在中國人都都算瘦小。無庸置疑的是他的精力充沛。他有一頭粗硬的黑髮，剪成平頭，寬闊的臉上，膚色黎黑。他從來不是溫文有禮的人，即使在他刻意安撫人的時候都是如此。他以一個年方三十一的

年輕人，掌握着，或者說，幾乎掌握了這一地區裏每個人的生殺大權。也許爲了要彌補他身材短小和年紀還輕的缺憾吧，他留了一口修剪整齊的鬍鬚，並且經常刻意地挑起眉心，保持着一種大體看來嚴肅，又講求效率的表情。他有一個特徵，就是他的鼻毛長到與鬍鬚連成一塊兒；每當笑的時候，就露出一排污黑不潔的牙齒，使他的臉孔一見難忘。他的眼睛，不論是盯着人不放，或在人身上游移不定，加上他臉上的特徵，真叫在他面前的人感到渾身不舒服。

鄧平剛從早晨的廣播回來。播音室和樓上辦公室後面的電報室相鄰，是間狹小、擁擠、悶熱的屋子。他用一條白色絲質手帕擦着頭，又持着他高領制服裏的頸子。鄧平看看手錶，早上七點二十五分。他比平常的十五分鐘多講了五分鐘，不過廣播的主題却是很重要的。

九月末稍秋老虎的天氣潮溼而酷熱得悶人。鄧平點上一支烟，站在窗子前面望着北方，在向他的上級——鄭吉報告以前，吸口新鮮空氣。鄭吉是廣東省派來的省委，來此地監督城市人民公社的成立。鄧平知道，這件工作完全落在他身上。最重要的就是要成功的完成他的責任，同時還要與那些老一輩的人維持令人滿意的關係；他在黨裏的地位就仰仗這件事的表現了。他很擔心他的權力，和這件事情的艱鉅複雜，雖然他知道他能把這件事完成。

奔流不息的東江就在下面，在西北方向，他看見騷動的烏雲一波又一波地掠過河面，向博羅山顛湧動着。博羅曾發生一起稻米暴動，他爲兩個民兵被殺的事沈思着。

他轉過身來，看到了玻璃櫥裏的一枝槍。那是他在一個前天才抵達此地的英國人身上找到的。他叫杰姆士·戴耶。他不明白為什麼這個英國人令他不快。他以遊客的身份大膽揶揄入境是什麼意思呢？未免太魯莽了。他還能期望擺脫這件事嗎？他的資料無懈可擊；他來是爲了他姑媽，安琪莉卡修女，最後一位被遣離中國大陸的修女。這個英國人過不了幾天，就要帶着他姑媽離開了。正因爲如此，他才不願把他關進監牢惹來外交問題。他打開玻璃櫥，注視着那管槍，好像它是件什麼美的珍品，他拿在手上反覆把玩，然後小心翼翼地放回去。

他回到他的辦公桌坐下來看看錶。才七點三十五分——還有十分鐘他就得向鄭吉提出報告了。雖然鄧平極想知道這位省委對他的廣播印象如何，他懂得他必須鎮靜。他一個人在房間裏，正好可以使自己心神定下來。兩位秘書，劉同志和毛同志，在另外一間屋子裏，來訪的賓客都必須先經過那兒。

鄧平是個嚴守紀律的人，曾在共產革命中受過最嚴酷的考驗。才三十一歲的青年，就已擢升爲大城市裏的重要幹部。一九五〇年，他才二十二歲的年紀，就參加過鬭爭地主的公審和凌虐，也參與了一九五二到一九五三年的「三反」、「五反」運動中，又參加了對小資產階級的凌辱和折磨，一九五五年黨以內對極右派份子的整肅，他也安然渡過。他親眼看到人民公社給農村帶來的極大動亂和變遷：整個地區的人民可動員起來去撲殺麻雀，然後趕去建築六福和博羅山下的水

塌，再趕回去趁作物還沒被洪水沖走以前搶收作物。他可以打電話給惠陽——博羅附近方圓二十公里之內的農村區委，發號施令，他知道他的命令會受到絕對的服從。

在一九五五年清黨期間，他曾害怕過。整肅與他有關，而對地主和中產階級的店舖主人的清算鬭爭則不是他所顧慮的。在他與林魁之間的控訴和反控，他勝利了；而他最好的朋友和同事——林魁，却被放逐到新疆去墾殖庫庫努爾的沼澤地——從此以後再也沒聽過林魁的消息了。這件事使鄧平的妻子大為生氣。林魁是他的同學；他們一向很接近，林魁還常到鄧平家裏吃晚飯，有的時候一個禮拜來三、四趟之多，他們會對彼此所犯的錯誤撫掌大笑，一起分享彼此的抱負，一起閱讀並討論中央委員會或「紅旗」給他們的秘密指令。林魁的高瘦細長正如鄧平的短小精幹。林魁可能是他曾有過的唯一真正的朋友了。

「你怎麼能說謊話來打擊你最好的朋友，而且還收集對他不利的證據呢？」鄧平的妻子，一個年輕的工人，責問他。

「閉嘴。我如果不這麼做的話，今天在庫庫努爾墾荒的就是我不是他啦。」

「不過至少他沒有用謊話來害你。」她很喜歡林魁。結果他的妻子就因此而離開了他。他覺得，他被自己的太太判了罪。

那次的清黨行動給了他一個教訓。他把它當成座右銘——「寧左勿右」——這是他許多同事

的採用的法則。在許多對人民人道的考慮——譬如像決定是否要讓真正的病人和老年人免除勞役這件事——和對中央委員會所擬定的計劃的嚴格執行的矛盾中，他寧可選擇「左」。他自己曾檢舉許多「右傾」份子，因對農民太溫和而被下放到東北和新疆的勞改營。

那是個永遠的困境。無情的黨上權力的高峯或者突然地貶抑；成爲黨的核心份子，或者像林彪一樣；被送到勞改營。黨鋼鐵般的紀律已深入他靈魂深處。如今，廣東人民委員會派了鄭吉，來看他能把人民公社的組織管理得有多好。

鄧平注視着手中博羅稻米暴動事件的報告，詳細閱讀一遍，以便等一會兒能向鄭吉提出清晰簡潔的報告，並且匆匆大略看了下有關那個英國人抵達此地的事實。

他站起來，拉了拉衣服，帶了卷宗進去見鄭吉。

鄭吉曾參加過到延安的十萬里長征。五十多歲的年紀，瘦長而虛弱，他柔和的聲音却能使年輕結實的鄧平發抖。鄭吉實際上是個慷慨的人，他和藹地轉身問他，很高興見到這麼一位精力充沛，積極上進的青年來執行黨的社會主義的計劃。

「昨晚睡得好嗎？鄭同志？」

「很好，鄧同志。」

「在決定房間的時候，我親自試過床墊。如果有任何不便之處，請告訴我。」

「我剛告訴你了，我睡得很好。」

「我很高興。你聽到我今天早上的廣播了嗎？我很想知道你喜不喜歡它，我是否有任何遺露的地方。」

「沒有，我認爲你做得恰到好處。人民公社制度的宣佈應當堅定。你做得很正確。除了最後你要求人民合作的那一段，你應該擴大並強調黨與人民的共同利益。總之……你說到那一點時，顯得稍爲激昂了點。」

「是嗎？很抱歉——明天我會做得好一點。」

「在我們被帝國主義侵略者包圍的時候，該強調人民和黨之間的團結……我聽說有兩個民兵在博羅被殺了。這件事的報告如何？」

這位年輕的區委告訴了他。兩位當地人民自衛隊的警察被殺了。袁同志，他是負責人，已在醫院從昏迷中醒過來了。去年博羅地區十畝大的森林被砍伐殆盡做爲大鍊鋼的燃料時，頗引起當地人的憤慨。有許多協助建造水壩的人是從附近地區徵召來的。當砍樹的命令下達時，一隊特別小組開始砍伐鄰村的樹木而沒有進入山區。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間遂有了嫌隙。當鄧平命令該行動小組從較高地區開始砍的時候，才把這件事擺平。如今博羅地區農人的妻子們抱怨燃料缺乏。今年，由於正值收成期間，農人們有足夠兩個月的糧食留下來；而黨方面則要滿足一定的裝船

配額，一艘俄國船如今正泊在香港港口等待着。農人抱怨，而他們只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承諾。

昨天的搶糧暴動實際上是由一隻老鼠惹出來的。下雨天，一位老農發現穀倉屋頂漏雨，穀倉外面還見到田鼠的踪跡。穀子看來顏色變了，腐敗了。穀子被遭塌，叫老農血脈憤張。每一粒穀子都代表了農人類上的汗珠。暴殄天物的古老感覺還是很頑強的。老農前去報告管理員袁同志，袁同志向他保證穀子絕沒有問題。一會兒，他又叫來了三、四個人，說服袁同志，讓他們進到穀倉裏看看。只要看一眼就夠了；穀粒都已發脹，顏色也變黑了；在九月的氣溫下，有些穀子竟已發芽。一個年輕的農民，按捺不住了，一把抓起牆邊的扁擔，一耙子就把管理員打倒了。其餘的農民，拔腳就跑，彷彿見到了鬼似的。外面圍了一大羣人。羣情激憤，男男女女一湧而進，看到什麼能盛東西的，就順手拿來搶穀子。民兵抵達的時候，抓了四、五個人，其中一個老太婆，掉在後面，手裏還抓着一籃子公家的穀子。於是，昨天就有兩個民兵從背後被人用草耙戳死了。

「對這件事你要怎麼處理呢？」鄭吉問。

「我覺得很遺憾，發生了這樣的事。我希望鄭同志給我一點指示。」

「不。我要聽聽你的意見。」

鄭平慎重地說：「反抗的行爲必須阻止。農民應該受到制裁。我可以緊縮口糧，或者增加批把和橘子的稅。這將是給他們的一個警告，以後不得再發生這樣的事。我擔心的是穀子。我準備

親自到博羅去調查，並且派一連民兵去，如果穀子真的壞了，負責管理的人就一定要受到懲戒或撤職的處分。」

「你是指袁同志？」

「我想是的，除非鄭同志您強烈的反對。我覺得該派另外一個人去接替他的職務；這樣也可以平息人民的怒氣。」

「這類的事情總會發生的」鄭吉說。「在廣東也曾發生過搶食堂的暴動事件，當大家肚子餓了又找不到飯吃的時候，他們就一路打進廚房。像這樣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。他們並不是真正的反黨。在平山也有類似的例子。」

「我與平山國營農場一直有聯絡。老百姓的腦子改變得很慢。梨花告訴我，上個禮拜家家都吃雞呢。」

「梨花是誰？」

「她是婦女勞動隊的隊長。我得到的秘密報告說，城裏幾乎所有的雞都不見了。因為傳說不久就要成立城市人民公社了，每個家庭就開始把雞殺來吃了，免得變成了公社的財產。真不知道人民到那一天才能學會採取適當的社會態度？」

鄭吉沉思了片刻，「別急，世界末日還沒到呢。我們必須成立公社。這是你的責任。你說昨

天來了個英國人。他來這兒幹什麼？」

「我正要告訴你。」

鄧平把文件遞給鄭吉。中共在香港的辦事處給了他三個禮拜的簽證。姓名：杰姆士·戴耶。年齡：三十二。身高：五呎八吋。頭髮：棕色。出生地：英國蘇賽克斯。職業：一家英國商行的經理，銷售電晶體收音機、家電用品、和其他雜貨。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一年間，居住於北平，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，任中北聯合語言學校的兼任講師，同時也是燕京大學的歐洲藝術講師。資料中指出，他對中國人民友好，中文流利。個性活潑，喜歡社交，性情愉快，儀表整潔。思想意識：不詳。此行目的：護送他的姨媽，惠陽教會的安琪莉卡修女離開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。」

「我們在他外衣口袋裏發現一支槍，當時他把外衣拿在手上。我已經把手槍的號碼登記下來了。我不明白，爲什麼他在這趟旅行中要帶把手槍。」

「他怎麼說呢？」

「他說是爲了自衛用的。我拿給你看好嗎？」

鄧平出去把手槍拿過來。鄭接了過來，仔細端詳着。

「這是把特別打造的威爾森三十八。在一個好槍手的手上，可真是耍人命的厲害玩意兒。」

「很漂亮，你不覺得嗎？」